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𭧂奉

旨頒給

欽差關防。來粤查辦夷務。署理兩廣總督。於十一月十一日。接印

任事。先於十月二十八日行次。接准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來咨。知已給咨夷目懿律等。自浙江起

碇。復於十一月初三日。由澳門同知送到懿律齎投咨文。

知該夷業經抵粤。𭧂以廣東省城漢奸充斥。舉凡一言一

動。罔不潛相窺伺。為夷人私通消息。故未到省之先。即派

委直隸守備張殿元白含章。暨由山東帶來通曉夷語之
八品銜鮑鵬等三人。前往探詢夷人情形。詎該委員等於
十一月初六日。行抵虎門以外。即見有該夷兵船多隻。連
檣內駛。聲言欲擊虎門。詰其事所由起。據該夷稱自浙回
粵。於十月二十八日。差火輪船。插掛白旗。前赴虎門。欲行
投遞咨文。被該處守口弁兵開礮攻擊。並稱白旗船隻。係
伊國承平所用。前在浙江聞知
大皇帝既有
恩旨。戢兵查辦。何以又行開礮。是以前來報復等語。該員等詢知
懿律督兵在後。隨一面用言。暫先止住兵船。一面迎見懿

律等。詳加辯論。該夷大肆鴟張。迨經反覆開導。始據聲稱
須令協鎮登舟服禮。並給與印文。以後凡白旗船隻。均不
得開礮轟擊。據該委員等回省面稟前來。奴才伏查夷情本
多詭詐。且此番自浙旋回後。察其詞氣。似緣探知虛實。較
前更加傲慢。無論協鎮登舟服禮。
國體攸關。斷難允從。即所稱白旗船隻。係伊國承平所用。如
或信以為實。設彼偏船張掛。別懷詭詐。誠恐墮其術中。然
該夷現既遵
旨回粵。聽候查辦。自應先以理喻。不得徒事攻擊。否則此間沿海
口岸。所在可通。若令到處滋擾。非惟防不勝防。抑且事無

底止。等隨以水師提標中軍条將出名。代為撰具給發夷人文稿。聲明未詢原委。擅先開礮。係由兵丁錯誤。現在嚴查懲處。由提臣交該中軍鈐印轉發。以安該夷之心。並與約定嗣後夷船。止應在零丁洋停泊。如有文書。即乘三板船。徑赴澳門同知衙門投遞。等並札知該同知遵照接收稟送。暨分別咨行沿海文武。此後如遇夷船遊奕。須先詢明來由。若其意不在滋擾。我兵毋得率先施放槍礮。貪功僨事。一面仍以夷情叵測。虎門係近省要隘。未便漫無隄防。隨飭委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副將慶宇。遊擊多隆武等。前往該處妥為密防。迨至初十日。又據懿律等呈到初七日所發夷書。並未言及

他事。僅稱懿律因病即日回國。以後均歸義律管理等語。

第復查詢委員等。據稱初六日接見懿律時。雖其面色稍黃。並無病容。然則何至一日之間。遽爾病劇欲回。且曾據鮑鵬面稟。前與義律談次間。該夷似欲請於廣東之外。再於甯波設一馬頭。繳還定海。今懿律猝然而行。或就此間別作隱謀。或其意見與義律另有參差。抑或竟係折回浙江。欲圖占據。均難逆料。似亦不可不防。已由六百里密函飛咨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囑其留意。一面復飭守備張殿元等三人。持文照覆義律。亦先不與言他事。但將以後夷船麗泊零丁洋面。暨由澳門同知接遞文書之處。向其告知。仍密

諭委員等隨機誘探。且視其言之如何。再為酌量妥辦。

琦善又奏。再脅臺准

廷寄。奉

旨飭查各情。亦已畧得端倪。大率虛實互見。即水師營務。微特船不敵夷人之堅。礮不敵夷人之利。而兵丁膽氣怯弱。每遇夷師船少人稀之頃。輒喜事貪功。迨見來勢强横。則皆望而生懼。即如本年十月間。㗒夷搶奪師船一事。其遺失兵丁。均已陸續旋歸。是其果否被擄。亦未見有確據。又如現在虎門𩑰擊懿律投文船隻一節。先未迎詢來由。輒行開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惟現在正值夷兵雲集。諸務未

定之時。方將激勵士氣。藉資震懾而壯聲威。若經明白咨
奏。竊恐寒我軍將士之心。且益張夷衆覬覦之膽。計惟暫
先妥爲勸勉。一俟夷務就緒。再行據實覆奏。再本年秋間。
曾拏獲白夷吐咀噸一名。黑夷嘶[口料]及吃吃二名。解省究
審。據唉夷函囑西洋夷人代求釋放。經前督臣林則徐奏
明不准。令義律似欲仍先求釋。爲圖得虛好看計。拏查詢
承審之員。據稱黑夷二名。原屬夷奴。無關重輕。其白夷一
名。係在澳爲夷人教書者。華民因見緝夷賞格。圖得賞資。設
計誆來。並無重情。拏復查夷人爲夷人教書。既非作奸犯科。
亦無抗拒情事。澳門之似此者。正復不少。且拘留此數人。亦

無濟於大局。等不揣冒昧。容俟委員等回日。如該夷言詞恭順。擬將三人准予釋回。聊先俯順夷情。俾得與言他事。

琦善又奏。再等正在繕摺間。准水師提臣關天培遞到暎夷義律咨覆該標中軍回文一件。文內言及還繳前奪陽右六號師船一節。等覆查夷人素性刁詐。往往先予人以小節。而其指望必奢。藉得挾焉求索。故必先由我示以大信大義。絕其藉口之萌。則凡所求之非情非理者。使我有說。而彼且無辭。遂得詳加駁斥。且現在諸務未定。所係何止一船。有之於我不加多。無之於我不加少。而其人巧於窺伺。大凡索之愈急。挾之愈甚。即如定海。正彼所恃為居

奇者。今隨又代該中軍擬具覆稿。仍寄提臣轉交印發。聲明師船無足重輕。並帶言及前此辦理之過當。當是其意所願聞。庶足以服其心而塞其口。惟夷目懿律前日稱病欲回。今本以其身膺該國重任。來往自由。情殊叵測。乃昨日提標中軍派人前往投文時。據懿律出艙面見。並無患病情形。則該夷前此之託詞。謂其不果回國。猶為意中之事。乃又不他往。併不避匿。是何意見。尤為不解。或係別具肺腸。或竟由義律欲假一人管理之名。俾得擅用平行文書。均未可知。現在委員等尚未回省。容再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暎夷回粵情形一摺。覽奏均悉。

咲夷此次自浙旋回。詞氣既形傲慢。難保不別懷詭計。該大臣以水師叅將出名。代撰發給夷人文稿。仍於虎門妥為密防。所辦尚屬妥協。惟夷情叵測。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彼欲肆無厭之求。我當有不虞之備。著琦善詳加體察。密行偵探。一面與該夷目善議戢兵。一面整飭營伍。遴選將弁槍礮。務須得力。船隻必堪駛駕。妥為布置。毋少疏虞。如該夷實係恭順。退還定海之外。別無非禮之請。自可仍遵前旨查辦。儻敢肆鴟張。始終桀驁。有必須勦辦之勢。著即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夷情不可信。事機不可失。該大臣受國厚恩。必當為久遠之計。至懿律既稱患病回國。而派人前往投文。該夷出艙面見。並無病容。是其

別有肺腸。已可概見。著琦善妥密訪探。務得確情。據實具奏。又另片奏秋間拏獲白夷一名。黑夷二名。擬即先行釋回等語。內地拘留夷人。原屬無足重輕。如果言詞恭順。亦不妨俯順夷情。是在該大臣善度機宜。酌量辦理。以副委任。

己未。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奏喚夷回粵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善度機宜。酌量辦理矣。該夷因斷絕貿易。貪利無厭。其始乞恩查辦。朕因該夷惟利是視。不值竭中國之財力。與之計較。故示以覊縻。原冀平其驕悍之氣。便可戢兵。乃現據琦善奏稱此次喚夷自浙回粵。更加傲慢等語。該夷包藏禍心。狡焉思逞。恐後此

無厭之求。益無底止。琦善面受機宜。現在自仍以開導為先。但恐事有變更。如有不得不攻勦之勢。則兵貴神速。不可稍有遷延。坐失事機。特此申諭琦善伊里布。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務當隨時體察。嚴密防範。其平日得力之將弁。及應用之槍礮火藥等件。均當豫為籌備。務使措置得宜。操練有準。前調各兵。雖已有撤回歸伍者。而本地防兵。為數亦復不少。尤當分布要隘。有備無患。琦善又奏稱。懿律即欲回國。並向東駛去等語。該夷目詭譎異常。難保不藉詞仍回浙省。並騷擾沿海各地方。著各該將軍督撫等。留意偵察。探有夷船。務察虛實。萬不可受其欺矇。致有僨事。至大吏責在守土。經此次訓諭之後。自必倍加兢

惕。毋稍疏懈。儻有如定海失守者。則烏爾恭額前鑒具在。朕必不稍為寬貸也。懍之。

廣東巡撫怡良奏。粵省地處海疆。營伍最關緊要。額設軍器。遇有缺壞。必須製補完備。方足以壯軍威而資利用。因思行軍利器。以擡礮為重。鳥槍次之。長矛則最利擊刺。噴筒則用備火攻。皆為營中必須之具。擡礮一項。先於道光十三年間。經前督臣盧坤奏明製造。分撥撫標兩營存貯。僅二十位。設有調撥。不敷應用。鳥槍一項。撫標兩營雖額貯八百餘桿。而操防日久。大門寬大者居多。施放不能有準。其長矛噴筒兩項。營中向無貯備。前撫臣祁墳任內。曾

經捐製樟礮十位。長矛八十枝。因添製未齊。旋值卸事。未及具奏。移交到臣。臣接續添補。臣到任後。復捐工料銀兩。陸續添製樟礮三十位。馬槍一百桿。長矛二百枝。噴筒一百枝。分貯兩營。足數備用。現當防夷吃緊之際。臣惟有督率兩營弁兵。隨時勤加操演。務令手法精純。運用便捷。庶使兵無虛設。器足攻堅。以仰副

聖主修明武備。威懾海疆之至意。

硃批。加意訓練。務期得力。

怡良又奏。再臣於十月二十二日。將唊夷搶奪奉撤歸營

師船。由驛奏

聞在案。副准提臣谷。據參將李賢稟稱前事。並差派弁目小船。沿海查尋遺失兵丁。陸續尋回二十六名。內驗有受傷者八名。其陳元超。區玉陞。楊維興。三名。當被轟斃落海。郭暗開一名。先因患病在艙。隨船被擄。尚無下落。除飭養傷醫調。及打撈礮斃兵丁。厚卹棺殮。外將外妥何卓然。並兵丁押送前來。臣當即親提訊問。據外妥何卓然。並各兵丁所供。與該參將所稟相符。即飭發臬司。分別辦理。所失中米艇一號。嘆夷既意存搶奪。目前斷不肯送還。先行撥補駕駛以資巡哨。俟夷務清理後。再看有無損壞。另行具報。復據報。嘆夷咯吧吐巡船。於二十日。在九洲起碇。十四日復回

之中巡船。由三角起碇。嗶喻巡船。於二十三日。由九洲起碇。俱向東駕駛。飭引水等跟蹤瞭探。不知駛往何處等因。臣當即飛咨提督。飭守口員弁。加緊嚴防。恐其伺間衝突。並不准出洋生事。以致有誤機宜。

癸亥。

諭內閣。韓振奇著迅速馳驛前往浙江。交伊里布差遣委用。

又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朱成烈奏。相傳𠸄夷侵安南。安南人造軋船。長僅三丈。船高於水僅一尺。兩頭尖銳。頭可為尾。船用二十四槳。鼓楫進退。兩頭架紅衣以擊夷船。𠸄夷大敗。至今望見安

南軋船。即落膽而去等語。着琦善詳細採訪。有無此項船隻。如有可採。即着照式倣造。以備攻勦之用。原摺着鈔給閱看。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照夷務一節。曾經御史條奏。大率謂該夷志在通商。別無能為。但得准其貿易。似可空言解散。良因職任言官。用情亦苦。果能如其所言。豈不甚善。然情形究未目覩。坐言難以起行。奴才仰蒙

恩命。來粵查辦。凡所耳聞目擊者。不敢不達之

天聽。又節次奉

飭查議各情。並於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欽奉

批諭。點出者俱當據實查明具奏。欽此。謹將奴才遵

旨查明各緣由。據實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謂夷人索價煙價。起於洋商私許。奴才前亦竊有所疑。迨自到粵後。查得洋商之尚屬小康者。僅二三家。其號稱殷實者。實止伍紹榮一家。且各洋商中。尚該夷人欠帳數百萬兩。故即令而論。猶且樂於打仗。冀圖賴欠。豈有私許給價之事。隨細加訪查。緣前督臣林則徐示令繳煙時。節次諭文批文內。均有奏請

賞犒奏請

獎勵等字樣。而其所賞何物。計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圖。

其時頗存奢望。迨後每煙一箱。僅給茶葉五斤。其二萬餘箱之煙土。據前督臣林則徐節次陳奏。約須資本銀一千數百萬兩。該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後再販鴉片船貨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結。迄未遵依。此釁之所由起也。至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喚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等語。查上年呈繳鴉片。原有義律夷稟。然其遞稟之期。即前督臣林則徐自奏繳煙摺內。亦據陳明。距撤退買辦。業已五日。似可見其窘迫而然。並非甚出情願。維時義律僅止孤身在粵。以視目前之率領兵

船。槍礮滿載。得以逞志負嵎者。形勢迥然不同。猶且不肯
一奉示諭。即行遵繳。必待撤其買辦。封其船貨。斷其往來。
始不得已而勉從。其敢於抗官之情可見。其不甘舍利之
情亦可見。設彼時或有黨援。恐尚未必降心俯首。而謂當
此負強恃衆。大肆鴟張之頃。遽可空言解散。勢自顧無能。
惟有仰求

洞察。

一奉

硃諭。本年夏間。朕風聞有嘆咭唎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伊業
經銷燬。一併查明覆奏等因。欽此。奴才前此在京在途。亦竊聞有

此傳言。嗣到粵後。訪無其事。惟查上年。前督臣林則徐具

奏燒燬呥時啷躉船。等獲伙長二名案內。訊據該伙長等

供係呂宋國人。所燒之船。業經呂宋國船户咪吧喑嗷向

嘆夷承買。因船價尚未交清。是以未換旗號。並據呂宋國

夷人吗啷噹節次遞禀。求請賠償。均經前督臣林則徐駁

斥。旋又有呂宋國吾差派總兵。前來投遞夷書之事。經前

督臣林則徐札委高廉道易中孚。將該夷官傳案譯訊。取

具親供結案。將前獲伙長等。交其帶回。　第伏查該躉船既

已繳清煙土。本可無庸再燒。即因其屢逐不去。仍責鴉片。

亦須人煙並獲。方可折服其心。現在該夷官雖據畫供回

國。而詞意頗覺含混。將來有無異說。亦正未可逆料。所有

諭查咦咭唎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或即因呂宋國王曾給林

則徐文書。以致誤有傳聞。

一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片奏內。稱夷信回粵。已言定海陰溼之

氣。病死甚多等語。芬以事之真僞。耳聞不如目擊。若就粵

省查詢。仍不過傳述之詞。安見前說不足憑。而遽言遽可

盡信。惟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在浙江辦理此事。身歷其境。灼見真知。

芬隨備文咨詢。茲據查得該夷穀米尚充。牲畜亦頻頻購

買。不至乏絕。前因疫癘大作。病斃數百餘人。多係兵丁舵

水。頭目死者。不過數人。現已安然無恙。並未窮蹙。該夷招

販鴉片。其價雖屬輕減。然亦並不過賤。且無前往販買之

人。各等因。咨覆前來。

臣正在覆奏間。於十一月十四日。續

准

廷寄。奉

上諭。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著琦善派員妥密

查探等因。欽此。

臣伏查該御史具奏情形。與前督臣林則徐片

奏。大略相同。蓋緣從前夷書。祇係商人寓目。多言貿易之

事。官員向不過問。自前督臣林則徐到粵。欲悉夷情。多方

購求之夷人。撰為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等語。竊自抵粵
後。面詢同城司道。咸稱不知其說。追訪之首府。據謂事誠
有之。但其詞中含譏刺。並非心服。因其時尚欲查拏播造
之人。故即不敢傳誦。今已無復存留。竊伏查既非傾心頌
揚之詞。業經銷燬。似即難以根究。

一奉

硃筆點出。前督臣林則徐所奏。自具結之後。查驗他國來船。皆已
絕無鴉片等語。竊伏查此事如指上年而言。則事屬已往。
船貨無憑。其原驗委官。已復無可查訊。即訊之亦不足為
確實。若指本年而言。來船均未進口。尚未盤查。既不能知

其有。亦安能信其無。

琦善又奏。據委員守備張殿元。白含章。暨通曉夷語之八品銜鮑鵬等。取到該夷回書。其文內祇總言前請各款。欲求照會辦理。並無多言。惟該夷兵船日益增添。並陸續駛進虎門。內有打央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前此所無。今則併此載來。其設心已可想見。當據委員等。向其面論。該夷先請給予兵餉。該委員等。答以此係伊等自取虛糜。我軍增兵防守。亦曾多費餉銀。又將從何取索。該夷又言及洋商欠項。並請償還兩年來所損船隻什物。委員等答以欠項乃商人自行交涉

之事。官員向不過問。至於所損船物。並無確數證據。無憑償給。該夷又言及煙價。其始聲稱需銀二千萬。迨反覆辯詰。降至一千六百萬。又降至一千二百萬。據謂斷難再少。又言所占定海。無難繳還。惟必需於廣東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給一處。以便退繳定海。該委員等答以

天朝准令外夷前來貿易。原屬

大皇帝格外恩施。豈有予以地方之理。該夷隨聲言。如不准另給。祇得占據定海。謂恐將來再有如林總督者。俾得去此適彼。委員等答以但經說定。奏奉

大皇帝諭旨。後之來者。孰敢不欽遵辦理。何庸伊等過慮。該夷又言及文移平行一節。委員等答以書寫稟帖諭帖等字樣。原屬舊規。今既據稱來係職官。不難量存體面。該夷並稱俟此大者說定。尚有小事數件。欲與芬一併商議。一謂洋商向多勒揹。減其物價。以後請不由洋商經管。准該夷自行開行。並求准其於澳門卸貨。一謂洋商尚有積弊。求為整頓。未據指明何事。一謂該夷以後。如被屈抑。准其前赴天津呈訴各等語。委員等因芬未經指按登覆之詞。但答以此時諸尚未定。應先毋庸置議。而該夷於前請各款。一一堅執不回。該委員等。以其過於狡黠隨責以此事原因

該夷前在天津時。情詞恭順。方為代奏。今奴才奉
旨前來。該夷自應感懷從命。何以轉使奴才為難。該夷遂聲言非其
一人無良。實緣現又接到該國王之信。必欲悉如所請。並
又添兵前來。該夷武職。又多喜事貪功。樂於打仗。非其一
人之故。據傳到各武員。令其自言。紛紛籍籍。大肆鴟張。該
委員等幾有口衆我寡之勢。鮑鵬因能作番語。又向義律
密談。據稱該夷兵多餉重。每兵每日。約須洋錢一圓。而員
弁兵丁。又無人無日。不欲急於見長。咸謂其徒事空言。耽
延時日。虛糜糧餉。如不能作速蕆事。伊亦難於彈壓。祇得
任令接仗。即使彼軍敗績。亦足以明其並非坐失機宜。可

以對其國王。或再增兵添餉。儻或稍能得志。在彼固不負

所使。並據為𦍑訂。亦足以見身歷艱難等語。據該委員等

回省。面稟前來。𦍑再四思維。並向鮑鵬等詳詢情形。據稱

察看義律。雖屬狡強。亦頗自覺為難。𦍑伏查該夷兵勢既

衆。而此間船礮技藝。久在

洞鑒之中。此時若與交仗。縱幸賴

聖主鴻福。而其事終於未了。因思夷人惟利是趨。其煙價一節。求

索本非無因。斷難空言解釋。而所給數目。前經鮑鵬察其

歀不能已。作為己意。私詢以三百萬之數。旋復加至四百

萬。該夷均置之不論。𦍑查夷人素用洋錢。先允以五百萬

圖。該夷能否允從。再行與之辯論。惟其銀仍須出自洋商。而洋商近甚疲乏。一時亦力有未逮。故仍約以十餘年為期。俾得陸續帶還。至於稟諭一節。原以其事涉貿易官商。以後官員不與商事。彼亦自無公牘前來。惟請給地方之說。若仰沐

聖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結黨成羣。建臺設礮。久之漸成占據。貽患將來。不得不先為之慮。且其地亦甚難擇。無論江浙等處。均屬腹地。斷難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廈門一帶。亦與臺灣壤地相連。臣等並訪之前閩浙總督臣鄧廷楨。據云該處勢甚散漫。無要可扼。防守尤難。以是臣等仍再曉以理義。繙

給縣會。並密授機宜。令委員等再行前往。一俟該委員等
回日。即行據實具奏。等惟有殫竭血誠。不惜額脫脣焦。與
之多方磨折。但求可已則已。斷不敢稍存易於結事之心。
或致輕為然諾。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查明粵省夷務情形。逐條詳覆覽
奏均悉。又奏夷情日漸迫切。現在籌辦一摺。該夷反覆譸張。難
以理諭。匪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准其貿易。即沿海各口
岸。何處非海疆重地。今該夷挾定海為要求之具。種種鴟張。殊
為可惡。況所索煙價。即令允給五百萬圓。而日後需索無已。逐
漸增添。必至所求無厭。若不乘機痛勦。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

琦善現署總督。兩廣陸路水師。皆其統轄。均可隨時調撥。第念該省陸路兵丁。未必盡能得力。現已降旨。飭令湖南貴州。兩省。各備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備兵二千名。聽候調遣。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豫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即乘機攻勦。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該夷既有陸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飭閩省水陸將備。認真防範。以逸待勞。儻事有變更。即奮勇攻擊。以懾夷膽。並飛咨伊里布。一體準備勦辦。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嘆夷情形。漸就追切等語。已降旨飭令一面羈

絆。一面豫備攻勦。並飭令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共備兵四千名。
聽候調遣。兼諭令各沿海將軍督撫嚴加防範。該夷肆求無厭。
難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給與尺寸貿易。即煙價亦不可允給
分毫。今絕其奸倖。必生覬覦。定海夷船未退。該夷即藉為負嵎。
或竟擾及甯波一帶地方。不可不急為防範。著伊里布嚴飭將
弁。加意防堵。儻竟怙惡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勦。無稍示
弱。特不可與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本日已明降諭旨。飭令韓
振先。琦忠。馳驛前赴浙江。聽候該大臣差遣。福建陸路。亦為緊
要。著伊里布俟該二員到後。即飭令余步雲迅速回閩籌備一
切。琦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該夷兵船日增。駛近虎門。內有打央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向來所無。其設心已可概見等語。從前命琦善查辦。原係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聞該夷到粵後。更形驕傲。且所願甚奢。非仁義所能感格。其勢不得不加征勦。以示創懲。除由六百里諭令琦善暫事羈縻。再行隨時將情形馳奏外。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練。以期有備無患。各省瀕海地方。港汊紛歧。着各酌量形勢。分撥防兵。嚴密布置。毋得稍有疏虞。自干重咎。

又

諭。本日據琦善奏查探夷情。漸形迫切。現在籌辦等語。英夷居心叵測。反覆無常。不可不豫為準備。著裕泰等於湖南省派兵一千名。賽興於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於貴州省派兵一千名。務令詳加挑選。豫備調遣。一俟接到琦善咨調。立即前往。合力堵勦。毋稍遲誤

丙寅。掌湖廣道監察御史石景芬奏。竊惟暎咭唎來粤通商已久。嗣因鴉片流毒内地。日深一日。

皇上奮然為民除害。禁其夾帶鴉片。仍令照常貿易。寓防閑之意於懷柔之中。實為仁至義盡。暎夷復違禁令。私帶鴉片。因

而閉市。誠非得已。猶復不知悔罪。輒敢攻奪定海。四出遊
奕。
聖恩高厚。無不包容。因其呈訴冤抑。
特命大臣。往粵查辦。理應退出外洋。靜聽處分。今聞其在定海建
築城垣。添設礮臺。淫擄殺掠。慘不可言。難民逃入內地。八
千餘人。是其明證。近又分船到粵。肆行猖獗。使喚夷止於
求市。何至
特派大員查辦之後。竊據之意愈堅。猖獗之形愈甚。揆厥情由。實
以半年以來。深入內地。久據定邑。各處衝突。進退自如。官
兵僅在海岸堵截。並未出洋邀擊。以致夷情滋驕。漸生覬

伺。當此之時。其欲壑未易滿也。夫通商之說。但令以貨易
貨。鴉片不入內地。紋銀不出外洋。則有利無害。亦未嘗不
可行。然必夷情震讋。操縱由我。彼無挾持。則互市易成。亦無
後患。現在盤踞巢穴。並未稍加懲創。是我不能制其死命。
彼豈肯搖尾乞憐。無論互市之議未易成。即暫有成議。而
野性滋驕。禍心隱伏。其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非不知用兵非
聖心止戈之意。然揆諸今日情勢。非威之以兵。則海疆必不得靖。
即互市亦必不得成。臣願
皇上速飭任事大臣。一意進勦。合江浙兩省兵力。以驅逐一無根

島夷。乘其驕惰。出其不意。
天威一震。立見殲滅。機會可乘。時不可失也。議者或謂定海遠在
外洋。兵力難施。現在方議互市。遽興大兵。恐自我失信。予
彼有辭。不如少待互市議成。令其自行退出。更為妥便。殊
不知暎夷據邑要求。悖逆已甚。我自復疆土。豈為失信外
夷。況彼狡險叵測。在定海實無退志。不過以求市為名。奄
制我師。且迭次攻擊廈門及澳門等處。志雖未逞。垂涎不
休。若再坐失事機。竊恐逗留日久。窺我虛實。明歲春夏間。
夷船踵增。必四出滋擾。不但定海根深蔕固。猝不可拔。恐
沿海要害。不免動搖。雖勝無及矣。或又謂海上用兵。與陸

不同。陸路可酌地遠近。合師會勦。若海上則必候風色之順逆。潮汛之遲早。無論江浙兩省之兵。斷難定期會勦。即甯台温州一省所屬。亦不能同時出師。此封疆任事之臣。所以遲疑而不敢直擣者也。臣於海洋形勢。未能周悉。然按之地圖。兼以訪聞。定海去鎮海。止百餘里。順風半日可到。外如甯波之象山。餘姚之觀海。嘉興之乍浦。皆與定海形勢相聯。誠責成封疆任事之臣。於此等處相機乘便。長驅直擣。或調蘇松水師。於崇明陳錢之間。以壯聲援。或令台温水師。於海門湔門等處。以截奔路。自可收功萬全。且

我

國初。曾以浙江之兵。屢定舟山。斬渠執馘。皆屬積年巨寇。況
此外洋游魂。譬之釜魚檻獸。更何嫌疑。而不致力於水戰
也。議者又謂海上疏防日久。兵與船俱不足恃。暎夷巨舟
大礮。熟習風潮。誠不易制。臣以為戰艦或未必可用。然或
重加修造。或募民船。或買商船。俱可酌量辦理。大礮火藥。
各省業奉
諭旨製造。團練水勇。議行已久。現雖散去。仍可招募。總在任事大
臣。實力籌辦。船礮備則水軍可恃以揚威。水軍精則洋面
皆可以截擊。勝勢我操。易為竣事。議者又謂辦船募兵。動
費百萬。賊不遽滅。餉已難支。臣以為天下方當殷盛。使撙

節釐剔數百萬金。當可籌辦。今不及時辦賊。而徒惜餉出無從。令𠱥夷盤根深固。養銳四出。恐江浙財賦之區。不免凋殘。獨非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貯乎。且沿海要疆數千里。處處皆可衝突。即處處皆當防禦。曠日持久。老師糜餉。所費何止數百萬也。且更有慮者。廣東澳門虎門等處。尤為𠱥夷狡焉思逞之地。若互市不成。此處正當喫緊。必得熟悉機宜洞曉夷情之人。趕緊提防。方保無虞。更恐其故智復萌。分船直抵津門。滋擾

畿輔重地。以遂其要求之計。現在津門未有水師。應如何防

範。亦不可不早為籌及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石景芬參劾鮮㖕夷機宜一摺。前據琦善奏。㖕夷自浙回粵。情詞傲慢。已降旨令沿海各省。嚴密防範。並將得力將弁。應用槍礮。豫為籌備。茲又據該御史奏請。合江浙兩省兵力。乘其驕惰。出其不意。機會可乘。時不可失等語。逆夷包藏禍心。占據定海。江浙沿海隘口。必應慎密防備。著伊里布裕謙。按照摺內所指各海口。悉心籌畫。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勦。先事豫籌。密為布置。並遴選將弁。準備槍礮。一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勦。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須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儻事前不知籌度。臨時坐失機宜。朕惟伊里布

裕謙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石景芬原摺。著鈔給閱看。

戊辰。

諭内閣。浙江提督祝廷彪。年已七十五歲。精力就衰。著即休致回籍。

又

諭。浙江提督著余步雲調補。福建提督著普陀保補授。即著馳驛迅速赴任。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查夷目懿律。於十月十九日。分船赴粵。迄今一月有餘。芬因該夷船隻便捷。由粵至浙。極為迅速。粵省如何查辦。留浙夷人。必先得信。

是以屢經遣弁赴定海密探以覘其有無去志該夷目懿律等赴粵之後防守漸形疏懈任聽弁兵人等在城內出入並未盤詰阻止其原在道頭一帶安設之礮位鎗械皆紛紛搬運下船已有去浙之意至十一月二十日忽有夷船兩隻自粵回定該夷復將船內礮械運至岸上排列操演兵技製造軍器並在城內各處嚴行防守又出示諭禁定民不得容留內地兵役數日之間情形互異奴才正深焦慮茲又接准

欽差大臣琦善來函據稱該大臣於十一月初六日至廣州懿律等已先於十月二十八日抵粵當即遣弁前往探詢該夷

詞漸强横。不如在直時之馴順。初七日。又接該夷來文。聲
言懿律因病回國。公事全交義律。而義律又欲在寗波貿
易。察其詭計。恐懿律復回浙江。措圖占據。囑令留意等語。
竊與芬在浙所採情形。雖各有不同。而形跡之間。適相脗
合。伏思懿律等前在天津。其情本屬恭順。即其回浙以後。
亦並無桀驁情形。今既聽受訓諭。分船赴粵。自應俯首帖
耳。聽候查辦。何以一與差弁接晤。即形倔强。而懿律又託
言回國。並不靜候會議。夷情反覆。殊費揣度。現在懿律是
否在粵潛匿。抑已北回定海。該夷形蹤詭祕。無從採聽。惟
十一月二十日。曾有夷船自粵旋回。難保懿律不在其內。

今夷衆既已在定海操兵製器。而義律在粵。又有在寧波通商之意。其居心實為叵測。該夷現未蠢動。固不便遽議攻勦。而守禦必宜暗加謹嚴。奴才現將前擬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行留住。以壯軍威。一面會同閩浙兩提督飭鎮將。嚴密防範。並選弁時赴定海。覘探該夷動靜。以便相度機宜。密為措置。

伊里布又奏。再奴才伏思該夷貪詐居心。虛憍成性。其前次在直在浙。雖無桀驁情形。而到粵聽候查辦。則必不肯仍前恭順。蓋其意惟恐一味馴柔。必將為我所制。難以悉遂所求。故必先示強横。一面在浙虛作聲勢。以期免我之勒

捎。即其欲立馬頭之地。在於澳門定海兩處。然當會議之始。該夷必先以定海為言。蓋恐言及澳門。則定海必難覬覦。並恐澳門亦難必得故也。至懿律為該國統帥。既經親赴粵省。自必在彼主持一切。不特斷無回國之理。亦未必舍粵旋浙。自居閒地。而置通商要務於不問。今該夷託詞回國。難保不仍在粵省潛匿。故令義律出頭。以為遷延要挾之計。竊細加揣測。該夷之種種狡獪。皆屬勢所必至。粵省如仍與善議。似可漸次就緒。惟該夷情形既異於前。浙省防範。不可不嚴。竊現已會督提鎮。密加守禦。仍不敢輕動筆墨。致礙互市之議。以期仰紓

宸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接准廣東來信。相機籌辦一摺。又另片奏。現在密加守禦等語。覽奏均悉。該夷目懿律形蹤詭秘。夷船來往無定。該大臣既探明夷船自粵回浙後。情形與前不同。並將船內礮械運岸排列。是該夷因在粵所求無厭。不能遂其所欲。故為此挾制伎倆。灼然可見。該大臣將前撤撤退尚未起程各兵。仍留浙省。所見甚是。如該夷並無滋擾情事。仍著嚴密防範。勿任窺伺。儻接到廣東知會。該夷業已猖獗。必須用兵。著遵前旨。迅即督令將弁。分路進勦。如該夷在浙。業已蠢動滋擾各要隘。亦著統兵併力會勦。毋稍遷延。伊里布駐浙數月。

諒於進兵路徑及何處可以戰守。一切情形。均已熟悉。所需槍礮船隻。自必豫為儲備。著仍遵前旨熟籌妥辦。勿令坐失機宜。是為至要。至懿律是否潛回浙省。亦須探訪的確具奏。

庚午。

諭內閣。派裕誠賽尚阿查驗八旗礮位。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奴才前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夷情日漸迫切。酌允酬給洋銀五百萬圓。暨該夷請給地方之處。仍再曉以禮義。復委員持文前往各等情具奏後。旋據該夷交委員等帶到覆書。據將價銀一款。降至七百萬圓。稱須先給二百萬。其餘作五年分還。又言地方

一節。如不准給予。請於廣州之外。再准其往福建之厦門。浙江之定海。任意貿易。並又添出另款。而其面見委員時。言語倨傲。動加訶斥。大非前在天津之比。其兵目人等。亦無不喜事貪功。業有兵船二十餘隻。駛近虎門。相距不過十里。一不遂欲。勢即猖狂。𠤎先訪得該夷求請地方。其所垂涎者。一係粵省之大嶼山。一係海島。名為香港。均在老萬山以內。距澳門不遠。伏查大嶼山裏延數百里。地居險要。早經建築礮臺。設有守備。即香港亦寬至七八十里。環處眾山之中。可避風濤。如或給予。必致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必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既據該夷改請添給

貿易馬頭。較之給予地方。似為得體。惟不能准其兩處。并
隨備文照覆該夷。允為代懇
天恩。於粵省之外。再准通商一處。仍告以祇准與行戶互市。不得
上岸與居民交結。並將銀款一節。酌酬洋銀六百萬圓。祇
允先給一百萬圓。其餘分七年帶還各等情。復行委員去
後。隨據該夷備文。先令委員持回。文內聲明。仍俟詳晰照
覆等語。茲於本月二十六日。由署水師提標中軍參將轉
遞該夷回文前來。該夷於酌酬洋銀六百萬圓一節。業已
遵依。惟下餘銀兩。仍請分期五年。並又添出息銀。其貿易
馬頭一節。亦仍請於廣州之外。或福建或浙江或江蘇。於

此三省中。酌准通商二處。並請酌予寓居之所。據稱如終不允所請。則必無善定等語。奴才伏查該夷之意。全在要求。設定海未被占據。並不知我戰兵之說。或尚可以利誘。令則悉被探知。故一啟口而即言打仗。此時若竟與交鋒。無論船礮既不相敵。兵心亦多畏葸。先經奴才附片密陳。近又函詢水師提督臣關天培據稱。如來船尚少。猶可力爭。多則實無把握。而該夷現泊附近虎門之大小兵船火輪船。共計已有二十餘隻。其散泊外洋者。尚復不少。且漢奸偏野。據義律向委員告知。不但該夷兵目。願戰者多。並有內地奸徒。串嗾打仗。故該夷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

動靜。無時不窺採通報。似此情形。與之交仗。是適遂奸徒之計。縱幸賴

聖主鴻福。致令彼師敗績。該夷必收合增添。仍前分往各省滋擾。我軍所在防維。不惟防不勝防。且糜餉勞師。事無底止。設或稍有得志。則虎門為廣東咽喉之地。一帆直達省城。所有洋商各行。亦即在省垣城外。其勢不堪設想。現止定海一處。該夷已多方要挾。則彼時之情形。其辦理必更難於此日。督受

恩深重。仰蒙

特簡前來。不敢不通盤籌畫。隨經再四思維。查浙江江蘇俱為出

產絲綿茶葉之所自難准令該夷前往貿易惟福建迤南
有廈門其省城又設有閩海關向有琉球國夷人在彼通
商歷久恭順並准其在該處居住今唤咭唎夷人雖非琉
球恭順可比而
聖人中外一家且係僅止通商非如前之求請給予可比其相距
臺灣城尚有一百餘里之遙但能駕馭得宜亦無慮其遠
彌由海登陸再現在適接護理閩浙督臣吳文鎔來函述
又此時閩洋夷船時有往來遊奕其泉州府屬之大墜洋
面又有夷船三五隻此來彼往常川寄碇是即不允所求
亦難保不私擅潛往而漢奸所在皆有仍可交易仍費籌

防。且籌防猶恐難於周密。似不若明定章程。尚可從長計議。奴才擬請於廣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廈門福州兩處。准令通商。冀得藉以羈縻。仍將所求寄居及餘銀請給利息等情。駁斥不准。庶使該夷不得逞志。似此辦理。方可以期無事。而仍不致貽患後來。惟此間距京寫遠。奏報往還。動經匝月。而該夷兵船。環聚虎門。其情叵測。其勢甚緊。且現經探明該夷目懿律。實已因病回國。其身膺該國兵權。去來自由。已毫無上下之分。而今之在粵者。名為兵目。尤為蠻野之人。禮義不知。廉恥不顧。皆得在場。惟所欲言。紛紛藉籍。無非扛幫。肆其鬼蜮伎倆。既不能以理喻。亦且難以情

遣。所有酌給銀款。前此並未求索利息。今又從而添出。據

通曉夷語之鮑鵬聲稱前經在船竊聽。此事即由兵目主

使。是其本性之反覆。從旁之挑唆。於此已可概見。如或稍

事耽延。既恐該夷情急變生。而尤慮其日久計多。別添枝

節。臣不揣冒昧。擬將廈門。福州。酌准通商緣由。即先覆以

代為奏懇

恩施。緣恐上殷

宸廑。謹一面先行奏聞。一面另再備文。照覆該夷。俟該夷如何登

答。再行據實具奏。

硃批。憤恨之外。無可再諭。

琦善又奏。再粤省洋商。近多疲乏。所有酬給㗎夷洋銀六百萬圓。勢不能不藉資商力。即不得不俯察商情。現既擬請於福建之廈門福州。酌准㗎夷前往貿易。如蒙

恩允。則既經通商。即當照例徵稅。查該省向設有閩海關。歸福州將軍管理。所有廈門福州等處商稅。均已就此經徵。該處向有琉球國夷人在彼貿易。歷久恭順。其一切應徵稅課。自有舊章。無庸更議。所有新添㗎咭唎國夷商。自應倣照粤海關之例。酌定課額。且恐該省關務。相沿已久。或有書吏包攬等弊。應如何酌加整頓。並募設洋商。責令妥為承辦之處。統俟夷務稍定。再行酌議具奏。庶使上足以充

國課。而酌酬唤夷銀款。亦可量為分攤。則挹彼注茲。將不特
並行不悖。且可為粵東之助。
硃批。不值寫目。
琦善又奏。再肯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
初一日。奉
上諭。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碇赴粵一摺。據稱差弁探明懿律
等。實於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連前
所撤六隻。合計在浙久住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碇
赴粵。係為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
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粵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

隨時相機妥辦。伊里布摺。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奴才伏查夷情詭詐多端。其前在浙江時。竊恐回粵後。彼處致被我軍攻擊。是以再四向

欽差兩江總督臣伊里布探詢。曾否奉有戢兵

諭旨。迨經探得實情。該夷將得力兵船。盡帶來粵。原以備此間猖獗之用。現在該夷大小兵船火輪船。拋泊距虎門不及十里之穿鼻洋者。共計二十餘隻之多。業經奴才將該夷現在桀驁情形。及籌辦緣由。另摺具奏。是其處心積慮。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暎夷情形一摺。覽奏憤恨

之至。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
所請廈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不准行。逆夷再
或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遣人再向該夷理論。現已飛
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千名。馳赴廣東。聽候調度。著琦善督同
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如奮勉出力。即行據實具奏。並著琦
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儻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勦辦。朕志
已定。斷無游移。該大臣受國厚恩。責任綦重。固不可失之冒昧。
尤不可稍有畏葸。務須計出萬全。妥為籌辦。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㖫夷情形一摺。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

驁。不容不痛加征勦。以張國威。前據伊里布。將擬撤防兵。仍留浙省備防。所辦深合機宜。現在浙省兵力。自足敷用。著伊里布確探情形。儻有夷船駛近口岸。即開放槍礮。痛加勦洗。其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相機勦辦。固須計出萬全。尤當一鼓作氣。諒該大臣必能仰副委任也。至逆夷在粵情形。既多桀驁。如在浙投遞夷書。著即行拒絕。毋許收受。前所拏夷匪。仍行羈禁。

又

諭。前因嘆夷反覆無常。豫籌堵勦。降旨令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挑選兵丁。聽候調遣。本日據琦善馳奏。夷情益形桀驁。且所願

甚夥。其勢不得不大加征勦。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著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著段永福帶領。迅速分起前赴廣東。聽琦善調遣。毋稍遲誤。並飭該員等。沿途妥為約束。不得稍有滋擾。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𠸄夷要求過甚。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前因逆夷到粵桀驁。疊降諭旨。令訥爾經額。於天津海口。嚴密防範。現在求請不遂。勢漸猖狂。難保不分投竄擾。天津密邇京畿。尤宜慎重防堵。著該署督。迅即親赴天津。妥為籌辦。該處現祇總兵陳金綬一人。著該署督於總兵副將內。酌派一員。前往駐紮要

臨。協同防禦。惟添鑄礮位。尚須春暖開工。已有旨於京師運往
三十餘尊。令置天津甯海等處。以備安設堵禦。該署督即行豫
備車輛。沿途接運。儻該逆夷船隻。復敢駛至天津等處。逼近口
岸。即開放槍礮。痛加轟擊。如再來投遞夷書。一概拒絕。不准接
收。該署督務當嚴飭員弁等。加意備防。所有應調兵弁。著即酌
量調撥。妥為布置。仍須計出萬全。毋稍冒昧。俟布置停當後。再
行回省辦事。

又

諭。前因暎夷反覆無常。已飭令耆英等加意防範。豫備攻勦矣。本
日。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諭。著再申諭該將軍督撫

等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務當先事豫防。毋致臨渴掘井。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攻勦。固當謀定後動。不可稍涉鹵莽。尤不可稍形畏葸。坐失機宜。總期勝算先操。成謀共濟。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𠹌夷情形桀驁。降旨勦辦。盛京為根本重地。尤關緊要。著惟勤等於吉林兵丁內。挑選熟精鳥槍者五百名。豫備調遣。一俟接到耆英咨照。即時派帶啓程。毋稍遲誤。

又

諭。現當勦辦𠹌夷喫緊之時。復州地方緊要。新任城守尉揚桑阿。

是否勝任。若耆英於該員到任時。切實察看。如不勝任。即於各

城遴選得力之員。奏請調補。再本日降旨。令於吉林挑選熟精

鳥槍之兵丁五百名。豫備調遣。儻有夷船駛至奉天。著一面奏

聞。一面即行調撥。以備攻勦。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聞祛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嚴。

籌

國家之大計。不可僅顧目前。馭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疏事後。

臣查夷船停泊定海者。尚有二十餘隻。定城亦未獻還。如

果真心赴粵。既蒙

恩准查辦。自應率類偕往。何以分黨盤踞。恐該夷欲在定海通商。

不得不深慮遠圖。乘此粵議未定之時。縷陳鄙悲。叩乞

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然亦僅准其舟泊澳門。例不容其進口。其廣州城外。設立虎門一城。駐紮重兵。虎門之外。有南山橫檔兩埼。安設礮位。為虎門之戶。其外又有蕉門三門兩山。亦俱設礮位。為虎門外垣。故夷人有深畏虎門礮臺之說。不敢輕犯。是廣東澳門之海口。既之字迴環。諸山又矗立拱衛。形勢控制防範綦嚴。至定海孤懸海外。並無咽喉險要。可以控扼。其西北直達甯波之鎮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甯海。黃巖。溫州之樂清。瑞安。玉環等處。正北則直達杭州

之錢塘海甯。又北則達嘉興之海鹽平湖乍浦各城。且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並與沿海石塘及江口河道處處可通。若唤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無鈐束。即極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既立。該夷盤踞日久。恐於江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此定海難准該夷通商者一也。一在物產。查浙江為東南財賦之區。通省皆產稻穀。杭嘉湖三府。又產蠶絲。溫處二府。又產純鐵。杭嚴金衢溫台甯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鐵斤例禁出洋。蠶絲素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為命。是中華之所以能制外夷者在此。

而外夷之受制於中華者亦在此。故粵東與夷人交易。茶葉為先。若唤夷在定海通商。稍斂鐵綫。既可就近謀取。而各處茶葉。更為百計潛收。以能制該夷之物。陰便該夷之取攜。不特耗內地之資財。弛該夷之忌憚。且恐其居奇轉售他國。獲價倍蓰。適足以遂其貪而益其富。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二也。一在勾結。查唤夷自占據定城。其定民之殷實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貧苦無聊。不能不困守故巢。現聞該夷有取城中典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是其要結伎倆。已有明徵。浙省沿海。半係捕魚為業。煮海為生之户。既無恆產。即少恆心。若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

恐無衣無食之徒。即甘心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
杭嘉湖及蘇松等府。糧船水次。查糧船水手。多係無業遊
民。桀驁性成。亦難保不為夷人誘惑。且閩洋向為海盜淵
藪。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串結為害。此定海之難准該夷
通商者三也。一在煙禁。鴉片流毒各省。而來源實自粵東。
上年嚴定例條。各省隨時懲辦。漸有成效。暎夷因廣東斷
其煙私。故來浙滋擾。思欲巧濟其奸。其求通商以售貨。實
假售貨以售煙。現聞該夷在定海城內。開設鋪面。所售者
已未必即無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礙粵東查
辦。若該夷在定海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各省。往來

甚便。勢必潛謀分售。暢遂慾壑。聽之則流毒滋蔓。禁之則
陽奉陰違。威之則又恐其有所藉口。不能相安。張弛兩難。
寬嚴無濟。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四也。一在關稅查
甯波浙海關。歲徵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各小口。
均附於甯波正口報銷。其稅銀俱由閩廣山東。天津。來浙
商船。及本省商漁船隻內徵收。而定海實為各船進出必
由之路。自暎夷占據定城。各船已裹足不前。現聞該夷。已
有在定海强收漁稅之事。若准其在此通商。良懦商艘。勢
必畏葸不來。奸詐商漁。久必依附偷漏。即新定章程。該夷
一一遵奉。而得不償失。實已隱受其欺。是粵關之稅既少。

而浙關之稅又缺。其課額必兩有支絀。此定海之難准該

夷通商者五也。一在防費查唉夷豕突定城。數月以來。浙

省防費。已屬不貲。即閩粵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防堵。亦不

無耗費。縱准其將來在粵貿易。濒海口岸。尚須擇要防守。

若准其在定海通商。以狡黠之島夷。居適中之洋面。各省

防範。更宜倍加嚴密。防夷於粵。與防夷於浙。其難易迥不

相同。且使其在定海日久。土盜漁船。設為該夷所用。是土

盜即係夷人。漁船即係夷艇。隨處可到。不特海防宜設。即

江防河防。亦俱難弛。防愈多則費愈繁。防愈久則費愈鉅。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值因海外之番奴。過耗府庫之財賦。此

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六也。一在
國體。我
朝柔懷遠人。中外一體。久准各夷在澳門互市。若唤夷僅止
不願在粵貿易。已屬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占定海。占
定海而又求通商。恐其擇地設立馬頭。久已垂涎定海。儻
准其在此通商。是該夷欲得在定海通商。竟能在定海通
商。有所挾而求者。適如其願以償。不特恐長該夷之奸。併
恐潛滋他夷之詐。似不足以懾夷情而尊
國體。此定海之難准該夷通商者七也。一在民心。浙省風氣
素本柔弱。即水陸兵丁。其膽力亦遜於閩粵。而民心之懦

更甚。即如𠸄夷占據定城。各暴居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者。已萬餘人。迨酌量撤防。鎮海居民。又聯名具稟。嘵嘵懇留。此時粵省查辦。尚在未定。而民心驚惶。已難言狀。若准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尚不止甯波一府之民。即以甯波一府而論。鎮定兩邑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其不欲歸者。此心可嘉。其竟欲歸者。此心莫測也。此定海難准該夷通商者八也。種種弊患。關繫匪輕。若僅瞻顧目前。誠恐周章事後。臣何敢緘口不言。致負

倚畀。儻芻蕘可採。惟求

聖恩諭令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計出萬全。慎重妥辦。必不可准𠸄夷定海通商。則

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硃批。此說何來。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歟。

劉韻珂又奏。再臣抵任後。即與在省司道。公同籌議。以該

夷船堅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長。總以

勘擇要口。修築礮臺。製造巨礮。嚴密防守。為第一要策。正

在查辦間。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將御史曹履泰奏制夷之道。毋庸造船。止須造

礮一條。鈔到。臣詳細查閱。該御史所奏。洵屬確當不易。當

即分飭沿海道府。會營親歷所屬海口。逐加察勘。何處應

行設防。有無舊存礮位。尚堪應用。應否添鑄巨礮。併添籌之礮。究須若干斤重。一併查明。迅速稟復去後。旋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附片奏明甯波鎮海等處口岸紛歧。必須多製礮位。以資分布等因。併飭省局司道委員。赴蘇購買鐵斤。將前在省城鑄礮工匠吳通海等。調赴鎮海。委員監造。是伊里布所鑄之礮。係專為防衛甯波鎮海各口而設。並無分撥各府應用之礮。查杭嘉紹台溫各府。均有濱海口岸。當此粵議未定之時。自應一律籌備。擇要設防。即使粵議既定之後。亦可一律控制。有恃無恐。惟鐵斤既須赴蘇購買。匠工又須別處覓僱。若俟奏奉

諭旨後。再行購覓。更恐趕製不及。臣一面札飭藩臬兩司。迅速委員購買。轉飭杭州府覓雇工匠。一面札催前委各道府。作速勘報。俟勘報到日。再確加查覈。將舊存礮位堪用者。仍留備用。以節糜費。或應添鑄若干。或應修臺幾座。總期於來歲春間。次第完竣。

硃批。所辦是。

諭內閣劉韻珂奏請添鑄礮位以資分布等語。浙江杭嘉紹台温各府。均有濱海口岸。現當海防緊要之時。所有應用礮位。自應一律籌辦。著照該撫所議。即行購料集工。趕辦製造。以期速行完竣。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已降旨飭令琦善。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辦。並將原摺鈔給琦善。伊里布。閱看矣。劉韻珂。著俟武闈事竣。並將各案清釐。即赴鎮海。再行詳細確查該夷現在情形。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等因。欽此。臣前雖校閱武闈。仍隨時差探夷情。有報稱定洋夷船二十七八隻者。有云三十二三隻者。蓋因其停泊不在一處。遊奕並無定所。是以探報亦多寡參差。其在定城內外之白夷。則偽諭民人。意圖籠絡。而黑夷仍不免有滋擾情事。逃避

寗波府城難民。自撫恤以來。均屬安靜。堪以仰慰
聖廑。現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轉據廣東
欽差大臣琦善函開。該夷在粵。語漸強橫。不若前次之馴順。所有
浙省防堵弁兵。仍應嚴加防守。其已經撤退尚未起程之
兵。應行暫緩等因。是該夷反覆無常。其居心險詐。竟難以
情理揣測。業已分飭沿海道府。率屬會營。嚴密防堵。臣現
於武闈事竣後。將署中案牘。日夜清釐。擬於本月初九日。
遵
旨即赴鎮海。再行確查現在夷情。會同伊里布妥為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遵赴鎮海。確查夷情等語。現在粵中夷情。據琦善奏到。益形桀驁。已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加意防範。豫備攻勦矣。浙江省城緊要。所有定海應行籌辦事宜。著劉韻珂。與伊里布會同商妥後。即行折回省城。飭令文武員弁。嚴加防守。如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有夷船駛近口岸。即行開放槍礮。痛加轟擊。固不可稍涉冒昧。尤不可或形畏葸。總期有備無患。足可制勝。是為至要。

辛未。

諭內閣。查驗八旗礮位。著添派祁儁盛壎。即著該二員運往天津安設。

戶科給事中萬啓心奏。頃暎夷投書呈訴。詞尚恭順。
皇上特遣大臣赴粵。查辦通商。
聖德涵容。如天如地。該夷具有人性。理應如何感服。乃近日風聞
浙洋漸肆滛擄。粵洋搶奪兵船。桀驁已露。叵測堪虞。臣前
奏謂夷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果查辦一依約束。則前督辦
理。自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
畏。今之所關。殆不止於陰持兩端。多生狡詐而已。其所呈
訴。皆非實情。其為反間之計明甚。林鄧辦理粵事。已經兩
載。迄無成效。轉致紛紜。
皇上予以重譴。原屬罪所應得。但當有事之際。亟需任事之材。臣

訪問粵人。及士大夫有識者。皆謂兩人在粵。熟悉夷情。加以屢次防守夷船。頗殫智慮。幸免疏虞。深為該夷所指畏。其恭順各夷。亦能驅遣效命。林則徐任事實心。兩年以來。鬚髮盡白。粵人聞其去任。或至慟哭。臣謂兩人若蒙赦過。必可圖功。若乘該夷反覆傲慢。明降

諭旨。大彰

天討。起復兩人。令其專辦戰守。或該夷愧悔。別無要求。仍令琦善妥辦。不必深與計較。萬一必須用兵。兩人駕輕就熟。似非

中外諸臣所及。臣不揣冒昧。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密賜裁察。